

女性的艺术创造才能

来源：《艺术界》1998年01期 作者：徐虹 时间：2008-10-03 Tag：女性 艺术 点击：

当代中国女性艺术的现实状态，似乎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谓“透明的镜中人”，一谓“眺望远方暗红色的大海”。前者是指女性艺术家对自己的认识是通过“镜子”，即男权中心对女性的限制的历史和现实来实现。“镜子”和“镜中人”都是透明的，这种通过镜子了解自我的结果，是镜中的“我”与真“我”的实实虚虚，难辨真伪。“我”以镜像为模本，制作出亦真亦幻的异型，而女性艺术家的“真我”和以此为源泉的创造才能一就在这种法力无边的男权中心文化之镜的照映下消失了。

“眺望远方暗红色的大海”是一个西方诗人的名句，我想以此喻指女性面对丰厚广袤的精神资源，它既是女性生活的历史场景，也是女性生活经验积淀的潜意识，这种精神资源总是与性别的生物差异社会化的历史反思联在一起的。

“菲洛墨拉被忒柔斯无耻强暴后，又被残忍地割去舌头，菲洛墨拉只能在‘黑白底上用上紫色’把发生的故事编织出来，让所有的人看到，以实现她的复仇。”——苏珊格巴

这段神话故事让我想起一幅油画。那是一位男画家为悼念因坚持讲真话而被残忍杀害的一个女性，即张志新。画上一位穿着白色衣裙的美丽女性仰卧在鲜花盛开的土地上，广阔的天空乌云密集……。画题是《大地的女儿》。这让我想起被贞节牌坊压制了的节妇烈女们的怨愤。对“二三寸金莲”的赞赏掩盖了的缠脚少女的惨叫……。她们的真实故事全被一把无形的手术刀割去了，只剩下她们透明的身形，被注入男性文化话语，他们改造了‘她’，以致这种经过改造的女人图像成为女性自我贬低的依据。于是那些色厉内荏的男性思想可以在她们的身形之上繁衍滋长。张志新成为这样一个“本文”，她的自由思想，她的灵性和力最全被抽空，代替注入的是男性政治思想。现代的非洛墨拉的全部经历，使女性变得更加“透明”和一无所有的经历。

由此形成的历史后果就是历史失去了妇女的回声。在艺术上，“她”只能沿着男性既有思路展开，而且仅限于“她”的身体。我们看过许多作品，持枪的女民兵，身着工作服的女工，穿白大褂的女医生，佩带红袖套的女红目兵以及披婚纱、着时装的小姐，陈年红木家具旁的现代女子和裹着红兜肚的小脚女人……。这些“透明的”形象可供男性文化自如地植入其中。确如C.泰勒所说，“他人扭曲的承认成为一种压迫形式”，甚至使女性被迫接受她们自身“狭隘、卑下和令人蔑视的图像”。

女艺术家奉家丽的作品揭示了这种非我现象的实质。她作品中那些描着黑眼圈，着三点式泳装的女性，似乎来自一个假面舞会，正以明艳的性感宣示其可供观赏、交换的文化产品。她们以丢弃女性自身本有的真内容为代价，使自己变成男性意愿的“透明载体”。只有当女性艺术家自觉地反思“她”如何成为“失声”的肉体，性别历史又如何与文化传统相联系时，种种让女性陷人“非我”之境的图谋都将被怀疑，种利，对女性的歧视和栽害都被“编织”成故事，“让所有的人看到”。

那位男画家觉察到张志新没有发出的呐喊，他感到“‘张志新临刑前被割断喉管、未能喊出的声音一下子涌到我的心头’，他批判了邪恶。但他不能代替女性艺术家“用紫色把发生的故事编织出来，让所有的人看到，以实现她的复仇。”

栏目列表

- | | |
|---------------------|---------------------|
| 徐虹 | 其他 |
| 阎纯德 | 路文彬 |
| 李玲 | 方刚 |
| 舒芜 | 刘伯红 |

热点关注

- [我的感觉、我的身体、我的](#)
- [现在和未来的女性艺术——](#)
- [美术女性在中国](#)
- [女性的艺术创造才能](#)

相关文章

- [我的感觉、我的身体、我的](#)
- [现在和未来的女性艺术——](#)
- [女性的艺术创造才能](#)
- [美术女性在中国](#)

女性在男性的叙述中，常被定义为“性本文”，无论是“端庄静淑”还是“美丽温柔”，都包含着男性中心文化在性和社会权利方面的功利目的。这种男性中心意象也影响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态度，使她们难以摆脱“性侵犯”与“处女神话”两种矛盾的交叉扭结。被伤害、被毁灭和被埋葬，成为当代女性创作中无处不在的话题。林天苗的作品，就表达了某种行将“殉难”的情境。她布置了一张“床”，这是一个仰天的、向四周延伸出千万根锦线的“黑洞”，黑洞旁的屏格闪着朦胧的图像，它像一只惊恐和绝望的眼睛……在“她”下方，直直地挂着一条象征“男性”的巨大的男裤，“他”的居高临下体现着一种虚假的自我崇拜。这似乎是男权社会中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演示，它是否在说着有关处女的“祭献”或“殉难”？抑或既渴望性爱又恐惧被伤害？

类似的“殉难”体验也出现在陈妍音的作品里。她早期作品是长满了尖刺的箱子，它包含着以亲昵的渴望和拒斥。后来，她又以幻灭感对传统的性本文做新的定义。在一张长长的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上躺着成千上万枝剪下来的红玫瑰，玫瑰的上方是成排的生理盐水瓶，几百根一胶管通过明晃晃的针头将盐水输入玫瑰的“身体”。在玫瑰病床的四周，不断地升腾玫瑰香雾……在希望和等待中，玫瑰日渐枯萎并走向死亡。这种对伤痛的体验和无可挽回的生命流逝的感悟，在其他女艺术家那里也有所体现。李秀勤有过一件作品，是一段粗大的被一剖为二的树木。在洁净新鲜，肌理清晰的剖面上，楔入坚硬冰凉的铁条……。她的另一组作品是用白纸叠成花瓣似的层层褶皱簇拥着坚挺笔直的木板……。蔡锦在巨大的画幅上描绘生理器官般的花和叶，似乎充满血液，膨胀，然后腐烂。张新用石膏翻制出一个又一个对半切开的苹果，裸露的内核在众目睽睽之下排列，像一群将验证的“新娘”，公开曝光的女性器官成为“合法的”窥视对象……。

这种从自己的身体获得创作灵感的艺术品，虽然打破了艺术创作中单一的性别一统天下的局面，便难以摆脱男性文化的巨大工业阴影，她们从女性的角度重新阐释男性中心文化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表现女性在心理和生理上所承受的压抑和扭曲，生命体验与艺术创作合而为一。但艺术女神菲洛墨拉用以编织故事的紫色是她的伤口流出的血，女性本文如果只能在男性的攻击和“入侵”之后才有所表现，那只是被动和滞后的反应。其实在漫长的黑夜中，女性从来不曾丧失其智慧和创造力，菲洛墨拉在受害之前就是专司艺术的女神，在她编织的故事完成之后，她仍然是艺术女神，而她的“伤痕”将成为她艺术创造的内容之一。

菲洛墨拉悲伤的紫色终将转换成汹涌的暗红色大海，它融汇了女性的历史和现实。大海是母亲和女儿的化身，在远古时代，是母亲将生命的歌谣播入心灵的沃土、使它代代相传。它体现着生活的智慧和人性的诗歌，并与创造的欢乐一起经历漫长的人类文化历程。即使在失语的“女儿”那里，遥远的生命歌谣仍然在潜意识中回荡。

陈海燕的版画《梦》系列，就反映出在现实与潜意识冲突时，女性的精神如何引导她通过迷惘去发现“真我”。她用文字和图画“记录”了自己的梦境，将梦中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融合倒错诉诸画面，以此暗示女性的深层心理与现实社会秩序的差异和矛盾。但她的“梦”折射着远古的记忆，显示女性自由的灵性和丰富的想象。也反映出女性艺术家在创作中的自如与自信。姜杰的作品流露出—个女性对生命价值的关切和思考。她将残缺的石膏女婴堆叠起来，虽然没有正面描写现代人性的残酷和女性生存状态，但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她将这种关切的视线投向新的生命，在一群儿童模型周围围起半透明的薄膜，用灯光投射迷离的影子，四周空间牵引着许多闪发幽光的细线。而《平行男女》更传达了一个女人在遥望生命初始状态时的心声，那是温和而深沉的。尽管姜杰从现实生活中看到的生活逻辑“并不总是使人愉快”，她总是“将生命中的隐痛审美化”。像是祈祷和祝愿，又像是母亲夭折的婴儿发出的哀歌。

在形式语言运用上的灵活和自由，特别是对那些精细复杂的手工技艺的偏爱和不厌其烦的重复，是许多女性艺术家创作的一种文化特色。她们对各种生活技艺的熟练掌握和日常材质及细心观察，使她们在使用各种新鲜材料时得心应手。林天苗用千丝万缕的棉线造就“性坟墓”，陈妍音用成百上千的玫瑰

和输液设备配置的“急救”现场，张新的重复模型……都是有代表性的例子。而施慧的作品对此更有集中的表现，她常常利用一个设计好的单元加以不断重复，好象作品自身就在这种重复中生长。她喜欢植物纤维材料，如棉线、竹子、宣纸、纸浆之类的东西，让细微的元素成为生长的因子。她似乎感觉到这些材质与人心灵深处对自然生命的温情相衔接，每根纤维的延伸都伴随着心绪的舒展。这大概是艺术女神带给艺术家的创作欢乐吧！在冲破菲勒斯中心沉闷单一的规则之后，女性的创作激情必然喷涌而出，这是源于女性历史和女性生活的泉流。它流向那“暗红色的大海”，孕育并启示无尽的生命。

丁玲曾经创作出“贞贞”这样有血有肉的妇女形象，而在此之前的全部中国新文学典籍中，不曾有过具有相似真实、相似深刻的传导女性牺牲者声音的形象。这当然不是由于丁玲具有无人能及的才华和学养，而是由于男性文学家，男性艺术家不可能代替女性去感受去思考，他们甚至不能代替妇女去发现像“贞贞”这样的文学形象的价值。只有更多的女性艺术家寻找和发现了属于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表现方式，世人才会注意倾听女性的歌声。

[\[收藏\]](#) [\[推荐\]](#) [\[评论\]](#) [\[打印\]](#) [\[关闭\]](#)

0
[顶一下](#)

上一篇: [美术女性在中国](#)

下一篇: [现在和未来的女性艺术——答水中天](#)

最新评论 共有 0 位网友发表了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 不能超过250字, 需审核,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注册](#)